



刘士俊著

留在人间的笑声

47.5

留在人间的笑声

刘士俊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111千字 插页2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贵州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69 定价：0.40 元

印数：000001——125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在“四人帮”覆灭前夕，杨湾村的护林老人赵铁山，发现了一个犯罪现场，立即向公安局报了案。正在遭受“四人帮”爪牙批判的老公安局长王守诚，马上率领侦察员们奔赴现场，进行了勘察，最后确定被害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。在侦破这个案件的过程中，尽管受到了“四人帮”爪牙的干扰和破坏，但是，公安干警们顶住了压力，经过细致的调查、合理的推断，终于把“四人帮”的爪牙、杀人凶手——唐奇逮捕归案。

小说通过案件的侦破，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，忠于职守，坚持实事求是办案的老公安局长的形象，以及其他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。小说文笔朴素，情节曲折，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。

目 录

赵铁山报案.....	(1)
罕见的现场.....	(12)
滚烫的心.....	(23)
一幅刺绣.....	(34)
第一个回合.....	(44)
第二个马灵巧.....	(54)
牛马两代人.....	(64)
林飞的新发现.....	(74)
一连串的问号.....	(83)
审讯牛春.....	(93)
新的推断.....	(104)
夜访老工人.....	(112)
重大进展.....	(120)
圆头锹之谜.....	(129)
牵马拉牛.....	(137)
垂死挣扎.....	(146)
留在人间的笑声.....	(155)

赵铁山报案

夜幕正在收卷着，东方渐渐地吐出白色。残星从天幕上悄悄隐退，一弯冷月一动不动地挂在丛林梢头，幽幽淡淡的月色，洒在一个被层层丛林紧紧包围着的小沙丘上。

在沙丘上，有几只狗正扑在一个土沙坑里，争吃着一片碎骨头。坑里还有零零散散的碎衣片。它们有的伏下身子又扒又蹬，尘土飞扬；有的仰着头，凹着腰，尖声狂吠；有的伸着长舌头，瞪着红眼睛，为一片碎骨拼命地争夺着，滚打着，怒吼着……

随着“黑黑！黑黑！”的喊叫声，一位高身量、直腰板、一头黑发，两只眼睛光闪闪的老汉，用手拨开那密密麻麻的枝蔓，探出身来一看，小沙丘上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，一下子把他紧紧地吸住了。

正在和别的狗滚打着的“黑黑”，一抬头看见了它的主人，马上把身子往自己的两条后腿上一坐，尾巴朝上翘着，摇摆着，两只怯生生的眼睛，一眨一眨地望着主人，好象办错了事似的。可这个时候，老汉就象是没有看见他心爱的“黑黑”一样，瞪着一双惊愕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一片碎骨头和碎衣片，拧着眉头在想着什么。

这位老汉名叫赵铁山，是杨湾村的一位老党员，曾当过农会主席、农业社社长、大队支书。他老伴过早的离开了人世，他没有儿子，只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春兰，二女儿雪

兰，如今都已出嫁。他自从分工负责大队的林业之后，就在这个小沙丘的东边，在那一望无际的丛林之中，盖了三间蓝瓦房，扎了个篱笆小院，院内外栽满了桃杏梨树。一到了“桃花开、杏花败、梨花姐姐跟上来”的季节，这里树树都是红白花朵，真是一幅幅大自然的美丽画卷，犹如仙境一般。

铁山老汉在这个小院里，整整住十二个年头了，与他朝夕相伴的，是他喂养多年的一只黑狗。这只狗全身黑得油光发亮，除了红舌头白牙齿外，谁也找不出一杂色来，因此，赵铁山为它取名叫“黑黑”。“黑黑”就如同他的影子一样，他走到哪里，“黑黑”就跟到哪里，一天到晚从不离开它的主人。而赵铁山若是一会不见“黑黑”，活象是丢了金银财宝似的，到处去喊呀、找呀。可是近几天来，“黑黑”却一反常态，老是跑出去很久很久不回来，铁山老汉对此甚为纳闷。

今早上，天还没亮，勤快的赵铁山就起了床，一看“黑黑”没在窝里，便站在柴门口“黑黑！黑黑！”地喊叫起来。他一连喊了数声，不见“黑黑”回来，又拉长声音喊了一阵，还不见“黑黑”的踪影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只见“黑黑”从丛林中一闪一闪地回来了。铁山老汉看着向他走近的“黑黑”，他眉头一皱：“哟！它嘴里叼个啥东西呀？白花花的。”

“黑黑”却不象平常那样，见了主人先跑到跟前摇头摆尾的亲热一番，而是竖起两只长耳朵，忽闪着一双害怕的眼睛，迟迟疑疑地总想躲开主人。赵铁山对“黑黑”的异常神态感到奇怪，他硬把“黑黑”喊到跟前，仔细一看那个白花花的東西，一下子瞪大了吃惊的眼睛。原来这是一节人的腿骨，上边还有粘糊糊的东西。“黑黑”害怕了，它丢下腿骨转



身就跑，赵铁山越喊叫它，它跑的越快，赵铁山更感到奇怪了，赶忙把腿骨埋了一下，便向“黑黑”追去。

在密集的丛林间，赵铁山在“黑黑”后边追赶了一阵，一转眼不见“黑黑”了。他正在那里生气着急，突然，从远处传来一阵狗群的狂吠声，他便寻声找到这里。

这时候，赵铁山瞧着小沙丘上沙坑里的碎骨头和碎衣片，心里一直在思索着，判断着。怪呀，这儿离村庄又远又偏僻，常年难见到一个人影，从哪里来的碎尸骨呢？再说，最近也没有听到附近哪村死过人呀，就是死了人为啥不埋到坟地里呢？他越寻思越感到不对劲儿，感到这里面太蹊跷。他

听说这一阵子又反击啥个风哩，社会上乱成了一锅粥，这碎尸骨呀，说不定会是被坏人残害的。他想到这里暗暗下了决心：应当到公安局报案去！

赵铁山正要动身离开这儿，突然，看见在小沙丘西边一片枝叶丛中，露出一张小白脸来。由于离得远，看不清这个人的眉眼，他想从沙丘北边转过去，看看认识不认识这个人。可是，当他往北走了还没有多远，那个人已经从沙丘南边转过来了。这是一位三十左右岁的年轻人，他紧走了几步，追上了赵铁山，满脸喜气地喊了一声：“爹！”

赵铁山扭过脸来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他的大女婿唐奇。老人不禁心头一震，惊问道：

“你，你咋摸到这里来啦？”

“迷路了呗！”年轻人笑了笑说，“这一带变化真快哟，林子都长这么高了，遮天蔽日的。钻进这无边无沿的树林里，就象上了云雾山一样。”

赵铁山随口说道：“要是生人摸到这里呀，嘿嘿，还真难摸出路来哩。”

“熟人也不行哟！我这不就迷了嘛。”唐奇转动着眼珠子说，“我正在着急呐，听见了狗咬架的声音，就朝这儿来了。嗨，若不是和您巧遇呀，真不知道会迷到哪里去呢！”

人称“小白脸”的唐奇，虽然世居省城顺河街，可对这一带也有点熟悉。他过去在省城鞋厂当工人时，曾被派到杨湾村“支农”，与赵铁山的大女儿赵春兰产生了爱情，经当时的驻队干部林飞介绍，他们二人结了婚。后来，又通过林飞的关系，把春兰的户口转入省城，从此，唐、林二人也结为好友。自从唐奇在鞋厂掌权之后，常和春兰别别扭扭的。后

来，他又当上了市劳动局的劳资科长，竟和春兰闹起离婚来了，更没有来看望过赵老汉。赵铁山为此事不知生了多少闷气。因此，他对女婿的突然到来，心里直敲鼓。他用不安的眼神望着年轻人说：

“如今你当官啦，忙啦，咋还有空……”

“爹，我趁着星期天来看看你老人家。还给你送来点东西。”

唐奇笑着说，捧送给老人一个小包裹。

赵铁山接过小包包，心里头一阵热乎乎的，想着女婿和女儿的关系一定是和好了。他喜欢得拉住女婿非要回他那小院里去。唐奇向老人解释了一番，意思是见到了他就不再去。赵铁山又想起报案的事儿，就说：

“噢——对啦，这沙丘上的情景你也看到了，走吧，咱们一同到枣阳镇报案去。”

“报案？”唐奇忽闪着眼睛。

“对呀，报过案，咱们到陶钢那里去说说话。”

陶钢是赵铁山的二女婿，如今在枣阳镇郊区公安局工作。赵老汉哪里知道，唐奇昨天晚上从省城来，一下火车就到他朋友林飞家里去了，两个人喝着酒交谈到深夜才睡。可能是因为唐奇与陶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观点不一致吧，反正他没有到陶钢家里去作客，而是今天一早就到这里来了。

唐奇忽闪了一阵眼睛，显出非常关心老人的样子说：“爹，你上年纪了，走路不方便，这案子由我去报吧。”

赵铁山点头同意了，年轻人刚刚走去，他便想起了他的老战友、镇郊公安局局长王守诚的病情来，又飞快地向女婿追去。原来他在两个月前，得知王守诚又住了医院的消息，

随即提着一兜鸡蛋，还有一只老母鸡，去看望了一次老战友，这一阵子老是放心不下。心想这次趁着去报案，再看看老战友该多好哇。

高高升起的朝阳，透过林隙把光线射在这一老一少的身上，他们翁婿二人在丛林中走着、说着。

唐奇拧拧眉头说：“现场上连个尸体也没有，这，这案可怎么个报法呢？”

赵老汉随口答道：“咱就照实处说呗。”

“象这样的案子，又没有苦主告，他们公安局管吗？”

“管，管！”铁山老汉的热劲上来了，他连声称赞道，“你没听说呀，俺和公安局长是老朋友啦！他在公安局二十多年了，群众都叫他‘老公安’；这个人的脾性我最摸底，嘿嘿，他呀，一听说要破案，连命都不要啦！”

唐奇翻翻眼皮，转转眼珠，向老人说：“爹，你老人家一年四季钻在这树林子里，对全国形势不知道。如今呀，全国上上下下，各行各业，人们都在忙着抓大事，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得热火朝天，大字报铺天盖地，谁还顾得上……”

赵铁山听着听着，脸色阴沉下来了，他冲着女婿说：“依我看，不管反啥个风，公安局也不能停下来不破案！”

.....

他们二人走到杨湾火车站时，唐奇又乘坐九点多钟的火车回省城去了。赵铁山独自向枣阳镇走来。

赵铁山没有闲心在街上看景，他很快就来到镇郊公安局的大圆门口，被戴着老花镜的老传达拦住问道：

“老同志，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老公安。”铁山老汉笑着回答。

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“嗯，俺们是老相识啦。”

“噢——可他现在不能见你呀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为啥？”老传达长叹一声说，“说他是还乡团、走资派，正在小礼堂挨批斗哩！”

赵老汉一听，手中的小包裹“叭”地一声落在了地上，他木呆呆地立在那儿，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。

恰巧，这时候陶钢从小礼堂回来，正碰见赵老汉，向老人劝说了一阵，领着他往后院家里走了。当他们穿过前院，路过老公安的办公室门口时，赵铁山看见他的门两边贴着一副对联，气哼哼地非让陶钢念给他听听。

陶钢只得手指着上联念道：“走资派还在走”，又念下联：“造反派要战斗”；横批是“反击到底。”

赵铁山听罢，气得一股股心火直朝外冒，又想着身有大病还挨着批斗的老战友，上前一把拉住女婿说：“走，你得领俺到小礼堂去！”

“爹，快十二点了，咱们走不到就该散会啦！”

“那也得去接接他！”

陶钢劝不下，拦不住，只好说：“你先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让雪兰多做点饭……”

“哼哼，光气俺早就饱啦！”

“爹，局长挨一晌批斗了，也得给他做点好饭吃吃呀！”

聪明的陶钢，一句话就说到老人的心窝里了。陶钢走后，铁山老汉拧着双眉，眼睛盯住那副对联，他和老公安王守诚不寻常的关系，如同一幅幅画面一样，在脑海里闪现出来。

那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，我们的一支游击队夜宿杨湾村，被村内坏人悄悄告密了。在月落星稀、东方破晓的时刻，敌人围剿而来，枪声响成一片。天还不亮就到村外去割青草的赵铁山，突然，看见几个敌人追着一个农民装束的陌生人，他断定此人是突围出来的游击队员，急中生智，便扑上前去向陌生人喊着：“弟弟！弟弟！我在这里！……”

这位被敌人紧紧追赶着的游击队员名叫王守诚。他听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这样喊叫自己，心里完全明白了，马上朝赵铁山跟前跑着喊：“哥哥！咱娘得个急症，大口大口地吐血！我去沙岗村请医生，你快去五里店叫咱姐姐来！”

这时候，几个敌人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们二人，刺刀明晃晃的。一个高个子敌人指着赵铁山向王守诚吼道：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哥哥。”王守诚镇静地回答。

只见高个子敌人一咬牙，把刺刀穿进了王守诚的大腿，血一股劲地往外冒着。高个子又发疯似地吼叫：“他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哥哥。”王守诚宁死不改性。

不料这个红着眼睛的高个子，又一刺刀穿进赵铁山的大腿，在他眼前晃动着带血的刺刀，指着王守诚怒吼道：“他，他是游击队！”

“不，他是我弟弟。”赵铁山面不改色。

几个敌人一时都傻眼了。过了一会，看样子是个小头目的高个子，斜视了一阵这“兄弟俩”的不同长相，又见他们脸上毫无惧色，心里想着，只有八路军的游击队才有这样的种气。于是他命令几个敌兵道：“把他们两个全带走！”

王守诚和赵铁山落入虎口之后，经当地地下党多次活动，由杨湾村群众出面，费了很大周折，才把他们二人保释出来。

解放后，王守诚到杨湾村搞土改，亲自介绍赵铁山入了党，又培养他当了农会主席。到了闹“造反运动”时，在砸烂“公检法”的腥风血雨中，枣阳镇肃反时几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后代，妄图趁混乱之机对老公安下毒手。当时陶钢得到消息后，悄悄地把老公安护送到了铁山老汉那里。赵铁山在密林深处搭了个小草庵子，和老公安隐居在那里，并且让女儿雪兰一日三餐为他们送饭。老公安在这密不见天的地方隐居了两个月，整理了经他亲自侦破的八十九起案件，写出了一份几万字的《侦破经验总结》。在这六十个日日夜夜里，赵铁山和他心爱的“黑黑”，一直为老战友的安全站岗放哨。后来，老公安又亲自出面说合，当了陶钢与雪兰结婚的牵线人。

赵铁山正在回想着，在他身后走来一个年过半百的公安干部，他个头并不小，只是显得很清瘦；他虽然面带病色，但大沿帽下那双威严、镇定、深沉的眼睛，让人感到他很有锐气，很顽强。他在铁山老汉身后上下打量了一下，又看看四下无人，便象个孩子一样上前搂住老战友的脖子。赵铁山吃惊地扭过脸来一看，原来是刚刚挨批斗回来的老公安，他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搐动着，嘴巴张了几张，却吐不出一个字来。

“哎哟哟，可把你盼来啦！”老公安高兴地笑着。

“还笑哩，看你瘦的光剩一把老骨头架啦！”赵老汉痛心地背过脸去。

老公安又向老战友埋怨道：“我在东小院开了个小会，你老哥就来了，咋不让人去喊我一声呀！”

“守诚，小礼堂的情况俺全知道了。”铁山老汉还是背着脸儿。

老公安上前拉住老战友的手：“走，走，快到家里坐。今个呀，你不喝几杯辣水，哼哼，老弟我不会给你开绿灯！哈哈……”

老公安的笑声还没落，雪兰象只燕子似地飘然而来，一手拉住老公安，一手拉住爹爹，向老公安说：“局长，你要是不到俺家去呀……”她又翻了爹爹一眼，“俺爹他呀，怕连俺的门也不睬啦！他就是去了，没有你老公安在场呀，我就是端上七碟八碗，俺爹吃着也没有味道。”

老公安眯缝着眼瞧着雪兰说：“这一次呀，不管你小雪兰多会掏心窝子，我要看看你爹他到底近谁远谁哩？！”

铁山老汉这才想起来沙丘上的情景，便向老公安说：“你家远，她家近，咱就到孩子家去吧。我还有个急事等着向你说明哩。”

“我早观察出来了，你呀，没事不会进枣阳镇的！”老公安又认真地说，“有啥紧事，你老哥就先说说吧。”

赵铁山差点脱口而出：“人命关天的大事哟！”可他忽然想到老公安的脾性，若把案子一说出来，他恐怕连饭也没心吃了。于是，他又改口说：“一桩小事，等吃罢饭再说也不迟。”

雪兰又拉住老公安要走，可他还是迟迟疑疑不肯迈步。还是聪明的陶钢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说：“局长，快走吧，在这里拉拉扯扯的，让别人看见了影响不好。”

这句话还真灵验呢！老公安想到自己的处境，怕对陶钢

产生不好的影响，便顺顺当当地跟着他们走了。

其实呀，铁山老汉还是没有等老公安吃完饭，顺口就把沙丘上情况，一五一十地向他讲了出来。谁知，老公安一听到案情，就象战场上的战士听到冲锋号响一样，他把饭碗一推，呼地一声站了起来，激情满怀地向陶钢说：

“你快去通知有关人员，我们要立即赶赴现场！”

陶钢一听，他的心象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，惊讶地望着老公安那张清瘦的面孔，异常痛心地哀求道：

“局长，你，你的病……他们把大字报贴到你的床上……局长，你，你不能去啊！”

“不，就是把大字报贴到我的脊梁上，也不能忘了—一个公安战士的责任！陶钢，咱们一起走吧！”

老公安和陶钢出门而去。铁山老汉的心里也说不来是个啥滋味，他一直埋怨自己太糊涂了。临出门的时候，还是让女儿包了两块油饼带上，准备着趁空儿劝说老战友吃下去。

罕见的现场

一辆吉普车尾随着三辆摩托车，一溜尘烟地飞出枣阳镇，很快又钻进那层层丛林之中了。这一带，昔日是连青草都不长的黄沙滩，如今已变成郁郁葱葱的大林海。他们穿过陇海路上的杨湾火车站，转眼间，便到了杨湾村。公安人员们下车以后，赵铁山领着他们与大队干部接了接头，安排了有关事项，又由赵老汉领着路，步行赶到了现场。

这是一个鸭蛋形状的沙丘，大如麦场，上面光秃秃的。老公安他们先登上沙丘的最高处，对现场周围进行了观察，见四面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密林，枝枝蔓蔓，密不透缝，这里静得出奇，给人一种阴森可怖之感。老公安一直环视着，默默地沉思。铁山老汉在一旁向他介绍情况：

“过去咱住那个小草庵，就在这东南角，有一里多远。这是个鬼不繁蛋的地方，在这一带常年也难碰上一个人影。”

“嗯——，在这远离村舍、不见人迹的密林深处，即使大白天作案，也不会被人发觉啊！”老公安的视线并没有离开那茂密的丛林，这时候，从他脑袋里跳出来一个很大的问号：“怪呀，凶犯为什么能找到这样一个绝妙的作案现场呢？莫非他对这地方熟悉吗？”

老公安他们观察罢现场外围，又来到那个被狗扒开的土坑旁边，围成个圆圈，一个个伸着脑袋，连眼珠也不转一转地瞧着这个罕见的现场——长方形的小土坑，边沿已经十分模

糊，被害者的尸体被狗吃掉了，坑内外零散着碎骨头片，还有许多沾满泥沙、分不出布纹的碎衣片，小的只有铜钱那样大。原始现场的面貌完全看不到了。

一个新的公安人员，悄悄用肩膀扛一下他身边的大个老王，低声问道：“你过去勘查过这样的现场吗？”

大个老王摇摇他那个光脑袋，把目光转向老公安，呵呵一笑说：“老局长啥样的怪现场都见过，你问问他吧。”

老公安一听，他的目光从每一个同志的脸上掠过，见有的人确实面带难色，便向大伙说道：“咱们实话实说，象这样没有尸体、原始现场面貌完全消失了，痕迹、物证又这么少的现场，我也没有遇见过。这确实确实是一个罕见的现场！”

光脑袋的大个老王，是个直筒子，喜怒哀乐全挂在脸上。他听局长这么一说，就把肚里的话全端了出来：“局长，这几年社会上这么乱，我们的破案率一降再降，犯罪分子猖獗，群众惶惶不安，作为一个公安人员，看着这种情况，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啊！”

老公安深有感触地称赞道：“对、对！我们这些头顶国徽的公安战士，都应该这样想问题！”

“局长，俺可不是当着面夸奖你，从你复职以来，一连破了几起大案……”

老公安急忙截住说：“大老王呀，你咋也学会说客套话来啦！”

大个老王抹拉一下光脑袋，实实诚诚地说：“俺心里有话憋不住！局长你想想，谁不想破几起案子，杀杀敌人的气焰，显示显示咱们的威力！可是，这个案子……苦主不告，上级不催，我看不必立案。局长，看看眼下的形势，再想想